

來自微觀語言區的發想*

ミクロ言語帯からの発想

川満信一

Shinichi KAWAMITSU

朱惠足 譯

translated by Huei-Chu CHU

一、〈徬徨的琉球人〉重新刊行的意義

從象徵鹿兒島薩摩藩的琉球支配之先島（宮古島、八重山群島）人頭稅、到明治政府沖繩政策弊病下出現的大正期「蘇鐵地獄」¹、再到昭和超國家主義導致的沖繩戰、以及戰後日本國家重建過程中，成為與美國交易的工具之軍事基地沖繩——約略概觀從近世到現在的沖繩歷史，其扭曲樣貌讓我們深受打擊而怒火中燒，化為全身爆發詛咒的怪異存在。不僅如此，透視歷史未來的狀況，放眼望去，就只有扼殺我們存在的黑暗地獄圖。

投稿日期：2018年10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摘自：川満信一。1978。《沖繩・根からの問い》。東京：泰流社。原載於《現代の眼》1971年1月。

1 譯注：1920年代，日本陷入經濟大恐慌，日本西南諸島的居民陷入極度的貧困與糧食不足，甚至將帶有毒性的蘇鐵去除毒性，冒著生命危險食用，因而稱之為「蘇鐵地獄」。

airiti

面對君臨沖繩的美軍權力，沖繩並沒有針對其帝國主義軍事支配的本質，來建構鬥爭的思想，而是忽略其資本邏輯，僅將其視為不當的異民族支配，並以分裂民族的統一、民族的獨立作為鬥爭的目標。在此一狀況下展開的「回歸祖國」運動，無法避免地將沖繩的戰鬥導向決定性的失敗。

沖繩內部在地資本的累積與同民族日本的資本強大化，兩者彼此互相吸引，形成階級構造上的壓迫。沖繩的戰鬥之盲點，在於無視於此一極其單純的構造，也無法看穿以下關係的本質：同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與沖繩目前的支配者美帝之間，雖有資本的競爭關係，但採取戰略上的協同體制，透過基地的共同管理，永久延續軍事支配的體制。

〈日美共同聲明〉²已將沖繩的盲點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沖繩卻還盲目躁動於國政參與而自投羅網。在選舉的大拜拜中，大肆宣傳招攬群眾的既有政黨，最後將戰後長久以來沖繩民衆的鬥爭成果化為烏有，封殺種種可能性，決定了沖繩軍事支配體制次文化的宿命。

如果沖繩能夠拒絕一切國政參與，且不理會日美間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之決議，便有可能明確指出日本必須承擔的物質與精神責

2 譯注：1969年11月21日，由日本首相佐藤榮作(1901-1975)與美國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總統在華盛頓特區發表的共同聲明。除了承諾沖繩的施政權歸還日本，並增強日本在美國的亞洲政策當中扮演的角色。1972年5月15日，沖繩以此聲明為基礎，回歸日本。

任所在，尋求國家與地方自治體應有的關係，並推動相對於文化中央主義的地方文化之適切定位。爲了從近世以來支配權力重層構造的最底層奮力往上爬，沖繩唯一的選擇就是終止孤島倚靠支配者的負面意識，將人們原初情念中具有的反國家、或是反支配的志向加以思想化，使其翻轉爲抵抗新的支配權力之攻擊性。

在政治的表層，正如國政參與選舉的例子中所示，沖繩一直受到反動潮流（有朝一日歷史將徹底審判其罪惡）之左右。然而，戰後美軍軍事支配下充滿苦惱的體驗，促使沖繩以多重的視點理解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並藉由冷靜的自我檢證來定位自己的主體位置。

例如在《新沖繩文學》十七號當中，在沖繩有志者的強烈要求下，重新公開從大正15年至今³45年期間不見天日，作家廣津和郎(1891-1968)甫發表即因沖繩青年同盟的抗議而受到封殺的小說〈徬徨的琉球人〉。這篇小說以大正15年爲時代背景，描述爲了尋求工作機會而成爲日本大都市遊民的沖繩青年，面對「禁止琉球人進入」的社會歧視而做出的不道德行爲。當時因爲明治政府的沖繩政策弊病，造成沖繩經濟崩解，農民耕作用的馬匹受到徵收以取代稅金，都市地區的失業者甚至羨慕九州的礦坑礦夫，沖繩陷入蘇鐵地獄。沖繩在習俗、傳統、語言、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異質性，當時在支配手段的利用下，被蓄意加工爲社會歧視。沖繩青年同盟認爲廣津和郎的小說會讓當時的歧視變本加厲，因而加以抗議，造成作品封殺的罕見發展結果。也就是說，作者廣津和郎的視線捕捉到沖

3 編注：1926年至1971年。

airiti

繩人的負面意識，進而以該小說為中心，沖繩見不得人的意識領域受到放大而顯現出來。沖繩青年同盟沒有試圖揭露歧視狀況下受扭曲的人格，藉此反抗製造社會歧視的支配權力，而是恐懼於歧視的擴大與再生產，要求作者封殺其作品，畢竟沖繩見不得人的缺點。姑且不論作者在表現手法上的問題——小說中將單一特定人物的性格擴大適用於某地區全體居民身上——當時藉由逼迫文學進行政治裁量，對歧視採取消極自保的逃避意識，這樣的狀態必須放置於現在的時空，充分檢證與克服。

從這個角度來看，長年作為沖繩見不得人之處而被掩蓋的〈徬徨的琉球人〉在沖繩主動要求下重新公開，作為沖繩試圖開展其主體性的明確表現，有其重要意義。除此之外，明治44年以「不願沉醉於帝國主義的沖繩」引發爭議的河上肇(1879-1946)失言事件⁴、久志芙沙子(1903-1986)發表於昭和7年的〈邁向滅亡的琉球女之手記〉⁵等類似狀況事件，也都重新受到發掘，積極嘗試建構具有主體性的沖繩思想。

1970年11月號《中央公論》的平恒次論文〈「琉球人」的訴求〉當中，主張琉球為獨立國家，應以不同國家合併的形式，重新建構

4 譯注：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造訪沖繩，在演講當中強調沖繩相對於日本歷史與文化之獨特性，讚揚沖繩非「國家主義」之性質。沖繩的知識分子對其發言反感，認為沖繩也是忠君愛國的日本臣民，引發爭議。

5 譯注：1932年，沖繩出身的女作家久志芙沙子發表於《婦人公論》的小說當中揭露了沖繩的貧困以及沖繩縣縣民內部的歧視，引起東京的沖繩縣學生會與同鄉會之抗議，作者在隔月發表聲明，文章表面上致歉，實際上帶著強烈的諷刺，批判在東京出生的沖繩縣民在階級與性別上的歧視。

airiti

今後日本與琉球之間的關係。他的主張完全認可目前的國家支配型態，停留在政治的技術層面，所提出的沖繩主體論淪為實用的功能主義。雖說如此，他的主張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若重新檢視日本各個縣市與地方鄉鎮，它們不也都具有與我們琉球的獨自性類似的獨特傳統與文化嗎？」、「這些地方特徵在國家或國民經濟的需求下不斷受到蹂躪，這不就是日本所謂的『現代化』過程嗎？」

此外，新川明的論文〈「憲法幻想」的破滅〉（〈憲法幻想の破砕〉）也跟平恒次論文一樣，強調沖繩的異族性或是差別意識，主張「相對於日本與日本人的『差異感』和『差別意識』形成沖繩人的意識根基，這些『差異感』和『差別意識』不應被視為負面的精神志向而感到羞恥，加以否定排除。相反地，應將其視為將日本國家權力相對化的決定性正面因素，在思想上將其納入」，以成為抵抗國家權力的「毒素」。

也就是說，有別於在政治表層上向國家體制的一面倒，上述主張將沖繩的主體樣貌推進到獨立國家或是異族的場域，公然展現主動行動的志向。以下我將描述的「來自微觀語言區的發想」，目的也在於釐清戰鬥根據地的基石，以對抗基於國家單向支配與文化齊一觀點對在地性的扼殺。

二、方言撲滅政策與國家權力

「微觀語言區」的稱呼究竟是否適切，我無法斷定。只不過，

airiti

根據我自己從幼年期至今的個人語言體驗，確實存在著無數只能說是微觀的、細分化的方言領域，且那些微觀的方言大多彼此無法溝通，因而稱之為「微觀語言區」。在琉球弧四散的無數島嶼群之間，隔著一個村落或是一個島嶼，彼此之間的語言便無法溝通，爲了互相進行溝通與傳達，除了捨棄方言之外別無他法。明治時期以來，持續推動作為國家政策的方言撲滅、標準語落實，甚至加以體罰；然而，花費百年的歲月，那些方言僅產生些許變質，仍然持續頑強地存活，完全沒有滅絕的跡象。

以往爲了支配的目的刻意受到截斷的微觀方言集團的現狀，如今基於自然條件或聚落封閉的構造，益加根深柢固，並沒有乾涸的樣子。毋庸贅言地，現今人們生活行動的半徑向外擴展後，爲了進行溝通傳達，只能從「微觀語言區」脫離，仰賴共通語，只有極少數的老人單純以方言的單一語言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治以後的民族統一，或是國民精神統一，表面上看來可以說幾乎達成目標。然而，那終究只是表面，在人們語言表現的實際狀況中，仍然以微觀狀態持續、獨立著，共通語並沒有真正成爲共通語。因此，即便在制度上或是國家型態上完成統一，並使用共通語，水面下的表現（或是精神）依然處於雜亂而不統一的狀態。

語言的表現追根究柢將深入個人的內部世界，從語言的個人性之次元來看，終究是不統一的，再往前，便不可避免地碰撞到表現的不可能性之空間。然而，這是以作為素材的語言大致的共通性爲前提，才會出現的問題。

四散的琉球弧島嶼群方言，即便是大致的共通性也受到很大的阻隔，因而問題的性質變得很不一樣。也就是說，那是作為素材的語言本身的問題，是微觀的語言集團因而產生的型態問題。據聞國立國語研究所的地方語言研究室正花費八年的時間製作日本語言地圖。如果要仔細地製作那樣的語言地圖，譬如說沖繩在大致區分為沖繩方言區、宮古方言區、八重山方言區之後，必須更進一步在各個方言區當中，以一百人左右的集團單位進行微觀的區分吧！

日本語言地圖製作的終極目的，據說是為了「獲取有助於確立標準語的方言資料」，但我認為那同時也應該是透過語言分布圖的多樣性，在民族的統一國家日本的容顏上，從內側添加各種起伏與色彩吧！也就是說，島尾敏雄(1917-1986)刻意抗拒「日本」的稱呼，試圖以「日本尼西亞」之名加以掌握日本富有底蘊的另一個民族容顏，便是從該處浮現而出。⁶

在日本尼西亞的稱呼背後深化、擴散的日本社會充滿多樣性的意象，就像洗盡由上而下匆促推動的現代化厚厚塗上的鉛華，開展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日本尼西亞消解了明治以來長久延續下來的沖繩對於日本本國／中央之刻板印象化情結，促使我們逆轉視角，邁向嶄新的認識與創造的型態。

谷川健一(1921-2013)將此一日本尼西亞理解為總合性的、擁有多系統時間的空間概念，將銜接至單一時間的歷史空間之「日本」

6 編注：詳見本期所譯〈日本尼西亞的根部〉。

airiti

加以相對化。他同時主張：

日本各地的歷史各自帶著整體性與相對的獨立性，這樣的主張無疑是日本尼西亞的成立要件。另一方面，將多系統的異質時間組合成單系統的一條時間軸線的，就是「日本」，支配階層因而費盡心思、時而不惜使用偽造與矇混的正是「日本」的歷史。

藉此，他指出我們必須將日本還原為日本尼西亞，而非將日本尼西亞加以日本化，以作為一個出發點（《日本讀書新聞》昭和45年⁷1月1日號）。

在那過程中，有著邁向破壞與創造的意象之激烈拉鋸的緊張感。資訊過剩時代的文化如波浪般從中央向微觀語言區的各個角落席捲而來，人們身不由己地陷入價值觀的混亂。從中出現了對於科學技術進步的狂信。越是隔離於科學技術機能的人們，對科學的盲信越強，深深根植於侵蝕時間的堆積土當中的日本尼西亞文化因而面臨危機。淹沒於盲目的先進發展之渴望的人們，將逐漸潛在化的文化特質性作為一種價值，創造性地加以思想化之工作，可說伴隨著背腹受敵的困難性。

作為單一系統時間軸的「日本」歷史為支配者捏造下的虛構。這或許呈現某部分的真實，同時，無疑存在著底層人們追求虛構、擴展虛構的渴望。「將日本還原為日本尼西亞」的困難處正在於此。戰前琉球弧的島嶼作為被遺忘的日本邊境，保持著貧困的生活基盤與

7 編注：西元1970年。

封閉的島嶼聚落，沒有發生現在這樣的人群急速流動。這也是為什麼在國家的強力語言教育之下，仍無法作成微觀狀態方言區崩解。

然而，如今人們的急速流動，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療癒人們現代化渴望的電視、收音機等資訊網路，在阻隔島嶼的無形的牆壁上開了封孔。也就是說，島上居民們從單色的固有時間，突然被拉進現今都市的共有時間當中。被拉進都市共有時間的人們之意識，成為逐漸覆蓋固有時空的特質性之表土。在那之後，微觀語言區的崩解（或是埋沒）便是早晚的問題。在那些微觀語言區，若文字表現達到某種程度的水準，便能憑藉記錄加以回溯，無法作為文字表現留下的東西則完全滅絕。毋庸贅言，語言並非一般文化財之類的「東西」，而是活生生的人們感性、意識、感情的總合性抽象物，因此，我們不能以昭和15年⁸日本民藝協會跟沖繩縣政府學務部之間發生的方言論爭之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柳宗悅(1889-1961)所代表的民藝協會之主張，是呼籲將方言作為語言文化加以保存。如果是記錄、蒐集並收藏於博物館，那還可以理解，然而，要作為活生生的人們之語言加以保存，比將人們關到籠子裡觀賞更為困難。事實上，從語言的本質性來看，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反駁的縣政府學務部吉田嗣延(1910-1989)的論點也只是主張語言在社會機能層面的實用性，完全沒有理解到方言與標準語的本質性關係。正如荻原朔太郎⁹(1886-1942)精確指出的，當時柳田國男¹⁰(1875-

8 譯注：1940年。

9 荻原朔太郎，日本作家與詩人。

10 柳田國男，日本民俗學之父。

airiti

1962)、保田與重郎¹¹(1910-1981)、清水幾太郎¹²(1907-1988)等許多代表性文化人參與的沖繩方言論爭，不過是政治角度的功利主義與愛好美學的文化主義之間的意見衝突，並沒有透過方言與標準語的關係，展開本質性的語言文化討論。

「舉例來說，多良間島的某一優等生在平良鎮上的小學畢業後，首先學習宮古島的語言，在首里度過師範學校時代，學習沖繩本島的語言及標準語」（〈沖繩縣的標準語教育〉[〈沖繩県の標準語教育〉，《月刊民芸》2卷3号，1940]）¹³。正如柳田國男上述所言，有時在達成日語（共通語）之前必須突破四層的語言障礙。這樣的語言多重構造跟支配的多重構造合而為一，由此可見，沖繩內部的方言，或是沖繩方言與共通語的關係，不只是單純的方言問題，而是含括了各種不同的問題。正因如此，沖繩以及琉球弧的島嶼若想要透過日本尼西亞多系統的時空概念，基於各自的異質性擺脫國家支配的枷鎖，就必須重新審視方言與標準語的關係。

三、內化的行動規範

沖繩的方言區可大致分為沖繩本島與其周邊離島、宮古本島與其周邊離島、八重山的石垣島與其周邊離島。然而，嚴格來說，在使用

11 保田與重郎，日本文藝評論家。

12 清水幾太郎，日本社會學者、評論家。

13 譯注：多良間島為宮古島西方約67公里的島嶼。平良位於宮古島，為宮古群島的中心港口。

airiti

所謂的共通語時，將「ダ (da)」發音為「ラ (ra)」(例如：そうだ [da] ろう→ソウラ [ra] ロウ、ド [do] ル→ロ [ro] ル)的那霸地區、以及相反地將「ラ」行發音為「ダ」行(例如：ロ [ro] ーソク→ド [do] ーソク、ら [ra] ん傘→ダ [da] ンガサ)的首里地區，雖同樣位於沖繩本島，會被視為不同的方言區吧！不僅止於上述音韻的些微差異，同一個方言區又再細分為好幾個具有彼此無法溝通的顯著差異之方言區。因此，曾在較微觀的方言區歷經語言體驗的人，必須面對柳田國男指出的四重語言障礙，才能上昇到最為廣域的日語(共通語)語言區。就像學習外國的語言一樣，必須要達到從大腦自然冒出來才算學會。若是外國的語言，即使說得不好，也不會直接影響到生活情感，但微觀方言區的人們在同化於更為廣域的方言區或共通語時，若說得不好，將會產生決定性的劣等情結。

一般來說，日本本土的人會覺得，沖繩人沉默寡言，在沖繩本島的人看來，先島的人也顯得沉默。其實，在沖繩內部使用共通語時，大家其實都差不多，但使用方言時，上述的狀況，則變得不可避免。從廣域語言區之人之觀點來看，那樣的沉默寡言狀態常被認為是先驗性的性格。當然事實上並非如此。不管是什麼樣的微觀方言區的人，有時寡言有時長舌，僅此而已。應該說，廣域語言區的人認為狹域方言區的人沉默寡言時，他們的沉默內部其實正發生著語言的爆裂。面對意義喪失殆盡的饒舌之襲擊，為了讓他們從內部深層的微觀方言領域汲取意義，能夠在對方的語言區正確無誤地運作，語言升降於意識的深層與表層，帶著激烈的緊張感而發聲。

即便如此，由於終究不是自己土生土長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語言

airiti

就好像是翻譯文字一樣，只能成爲不完整的表現。我們可以說，那就是給人意義不明瞭、判斷曖昧之印象的主要原因。那不過是從廣域語言區的人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知道，沉默的內部有著明瞭的自我主張與判斷。琉球大學的東江平之副教授在〈沖繩人意識構造的研究〉(〈沖繩人の意識構造の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1号》，1963)之中，將依賴與自卑感列爲沖繩人意識結構的特質，並列舉助長之理由如下：沒有可資依靠的勢力；缺乏適用於所有場合的絕對性、內化的行動規範；不斷急速與新事物接觸，因而無法充分吸收同化，理解受到阻礙，失去自身的判斷、理解與自信，變得無法自我主張」。乍看之下很有道理，但這樣的見解其實有其偏頗之處。

怎麼說呢？沒有可資依靠的勢力爲不具權力者的共通之處，所有下層庶民均是如此，不能是只有沖繩。此外，缺乏絕對性、內化的行動規範，究竟是指基於歐洲一神教的宗教規範、儒教的規範、或者是確立現代自我意識的規範？設定的方式並不明確，沒有思考到島嶼共同體當中的不成文規定與人們行動規範之相互關係，因而淪爲一種謬論。至於因爲急速與新事物接觸，無法充分吸收同化，喪失自信而無法自我主張之說法，見諸明治以後歐洲文明與日本的關係即可得知，並非只發生在沖繩。更何況，那些特質不過是模稜兩可的程度問題，不能說是沖繩人特質的限定性因素。

以方言爲首的文化與習俗雖然受到中央政府基於超國家主義的強制統治政策、沖繩施政者的利益性要求，仍頑強地傳承下來至今。從這一點來看，毋寧顯示出其自我主張的根深蒂固。不管怎麼

說，倘若是從廣域語言區的角度、或是唯中央文化是從的觀點來理解微觀方言與文化，便無法辨識出其價值之所在，或是從一開始，便將其視為負面的事物。相較於方言，共通語的語彙較多，確實較為便利，尤其在文字語言方面具有決定性。但從聲音語言的面向來看，例如「あ（a）」或「な（na）」之類僅靠著一個母音的數種變化，便能進行許多不同的表現。此外，依據各地的自然與精神風土，產生了不存在於共同語當中、因而無法翻譯的各種詞彙，尤其在琉球弧的各個島嶼更是如此。

因此，我們不能透過方言與共通語的比較，來決定表現內涵的豐富與貧瘠。如果說，共通語是著重社會機能性的語言，從表現水平的高度、詞彙的濃縮度、發想的方式等來看，還殘留不少問題。

以八重山的「殿原¹⁴調」（トゥバラマ節）為例：

フタイラマーギヌ (fu ta i ra ma i gi nu)	當兩片睫毛
ピトゥイラナラバ (pi to u i ra na ra ba)	變成一片，開始入睡
カーラヌ水ヌ (ka i ra nu mizu nu)	當河床的水，當路上的行人
ヌピキンハラバ (nu pi ki n ha ra ba)	退潮了，不再出現了

14 女性對於戀人的尊敬稱呼。

如上所示，在歌謠的前後，完全省略掉「偷偷來見我」這樣的表現，歌詞的內容也呈現複合的表現。也就是說，「當兩片睫毛變成一片」同時表現了夜晚來臨、光影融為黑暗，以及人們入睡、自己也上床就寢這兩件事。僅藉由這些詞語，便表現了河床水位下降變得可以渡河，以及在路上行走的人們不再出現這兩件事。

吟唱人頭稅的痛苦歌謠：

哀リママ	若能在此哀憐之中
(awa ri ma ma)	
ヤスマリムヌヤラバ	休眠於冥土
(ya su ma ri mu nu ya ra ba)	
苦リシヤママ	若能在此苦痛之中
(ku ri si ya ma ma)	
失シラリムヌヤラバ	死而逝去
(u si ra ri mu nu ya ra ba)	

這樣的歌謠更達到幾乎不可能翻譯的完美表現水準。

更進一步地，從發想的差異來看，即使是同為先島、同樣置身於人頭稅下嚴酷階級制度的八重山與宮古，也有顯著的不同，例如以下這首宮古地區的〈クイチャー綾語〉（kuityaa ayago，方言歌謠）：

ズガキ	マフ	キ	ササフタカン	
ヤイヤ	地垣	前	向ヤヌ	小蟹
ガマ				
ya i ya	zugaki	mafu	ki ya nu	sasahutakan
				ga ma
ツヌガン		ドウシヤ	ナ	
角蟹	成リミル	大蟹	ン成リミル	
tsunugan	na ri mi ru	doushiya	n na ri mi ru	

airiti

アンシヤナランサ

a nn si ya na ra nn sa

ウーナ サニ
各自ガ種々

una ga sanisani

大意爲：喂！海邊的小蟹啊！變成大爪螃蟹吧！變成大甲殼的螃蟹吧！胡扯！那怎麼行！小雖小，我就是我。藉此，呈現了在壓抑下的強烈自我主張

ビスラ スウ ウマツ ム ク
平良ヌ主タガ 煥 ウ持ち来ウ

bisara nu suu ta ga umatsu u mu chi ku u

タバウ マー
煙草ウ燃 サディアッサバンマイヨー

tabaku u maa sa dei as sa ba n ma i yo

アカンバテイドウ 屁ユ嗅ピテイド
a ka n ba tei do pi yu ka bi tei do

アッサディシバヨー

as sa dei shi ba yo

上面這首也是宮古方言歌謠，大意是，平良官府的土族們來到此地，命令著：「拿火來讓我點菸」，但宮古居民回應說：「才不要呢！去聞你的屁吧！」這樣的語言遊戲委婉附上幽默的曲調後，就連土族本人可能也忘了對自己的強烈諷刺而失笑。其他較爲認真的語言遊戲，例如情歌歌謠（シヨンガネー，syongane）、幾乎吟詠所有星座名的航海歌謠等，則是刻意抑制抒情，含括性地採取知性的構造，此爲語言遊戲的特徵，在發想上與吸納至個人內部的八重山抒情傾向逆道而行。《沖繩的文學》（《沖繩の文学》，1967）作者森岡健二（1917-2008）以歌謠〈トウバルマ〉（toubaruma）爲例，稱之爲想要尋死的歌謠，谷川健一也迷戀於這些歌謠，在

airiti

〈沖繩人頭稅的世界〉（〈沖繩人頭稅の世界〉，《沖繩辺境の時間と空間》，1970）當中加以討論。這些微觀方言區的靈魂之門，對著以普通語為唯一至上的表現、以科學進步為至上事物的進步主義者，緊緊關閉著不開放。普通話可說是社會機能主義的語言觀，不將重點放在表現的微妙內涵。當年的方言論爭並沒有開展為語言文化的本質論，而停留在表層的形式論，可說是因為缺乏從方言的角度理解共通語之觀點。在日本，如果要製造更為豐富優秀的標準語，不能採用將多數方言區表面覆蓋上標準語土層的語言政策，而是需要進入微觀方言區的內部，細心檢證其各自孕育出來的語彙、表現與發想的方式，將其加以普遍化的方法。

方言並非試圖保存就能加以保存的事物，也並非全然就是好的。然而，若只侷限於普通話的社會機能，而以功利的角度來看方言，作為可能性而設想的標準語便會停留在貧困的狀態，對於日本全體的語言文化來說，也是一種損失。上述方言與普通話、標準語的關係可作為含括政治與經濟樣貌的文化普遍的問題，若要超越當年的沖繩方言論爭，必須從這些問題開始著手。

四、微觀語言胎內的黑暗

我並不喜歡本土vs沖繩這樣的關係設定，嚴格來說，那樣的關係設定能擷取到的問題，似乎也不太重要。不過，歷史軸線的差異帶來的傾軋，在未來的日子裡，將會不由自主地拖曳著這樣的問題設定吧！那其實是可以加以克服終止的關係，然而，有太多刻意將那

樣的關係加以固定化的無知事物。專就語言的問題來說，此一無知與恣意所帶來的負擔與損失難以估量。

在某校的考試中，出了「櫻花什麼時候開？」這樣的題目。在沖繩本島的北部有櫻花，但在其他地區幾乎沒有櫻花。若是沒有櫻花的區域的學生，將其作為記憶測驗，依照教科書、課堂所學習到的回答「四月」就可以了，實際看過櫻花開放的學生卻無法回答。那是因為，問題當中的「什麼時候」在日本本土與沖繩有很大的出入。某個學生在苦思之後，答案填寫了櫻花在沖繩開花的月份（二月），得到一個「大叉」。老師本身也沒有看過櫻花，只是透過教科書吸收的知識，當然會給學生「大叉」。對於這位老師而言，櫻花就只是單純的知識，而不是活生生的櫻花。

文部省指定、選定的教科書當中，提到櫻花、杉樹、栗樹、白楓，以及雪與霰，這些植物與自然現象在沖繩沒有成為現實的契機（雖可能出現在空想中），因而沒有連結到任何自我表現的語言。即使我們接受那樣的狀況，在琉球弧島嶼，人們以微觀方言慣稱的樹木、花草、昆蟲等生物、各種熱帶魚、蟹、海草類、隨著四季推移的山海表情之稱呼方式等等，教科書裡幾乎都沒有提及。這是語言教育的嚴重缺失，隨著共通語的普及，人們忘卻自然的指示名詞，只能以樹木、草、蟲等概念區別的方式說話。針對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不可或缺的周遭自然，我們無法受到任何的教育。文部省指定的教科書教育正是這樣的機制。若不存在於共通語當中，便只能放棄表現，那樣的狀況持續幾世代之後，隨著方言的崩解，多

airiti

樣的自然也會成爲無名的鄉巴佬。如果說那就是沖繩教職員協會的偉大國民教育，豈不是沖繩最大的不幸？

如宮古的航海歌謠所示，微觀語言區的祖先很自然地針對所有星座，給予「北斗七星」（^{フニブス}舟星 [funibusu] ）、「卯宿」（^{ムイブス}群星 [muibusu] ）等與他們生活文化密切相關的指示名稱，而非使用來自西洋的翻譯。所謂的共通語幾乎完全沒有從那些方言指示名詞中擷取任何東西。因此，微觀方言區的人們被強迫接受表裡不一的雙重表現。所謂的表面，例如到日本本土成爲流民的人們針對杉樹或栗樹，雖然在知識上知道，但在經驗上不知道那些樹木長什麼樣的姿態，呈現什麼樣的四季樣貌，因而無法將名稱與實際的東西連結起來，即使栗樹在眼前也叫不出名字，要摘取秋之七草¹⁵也不知從何著手。毋須贅言地，以人與自然之間交織而成的食衣住行爲首，藝術、道德、祭祀的神明、其他屬於文化的歷史上的或現今的各種形式與內容，都有爲所以然的其必然性，語言當然也是作爲一種必然性而成立。

昔日被稱爲「流求」的珊瑚礁隆起島嶼，不知道是在幾千萬年以前推開浪頭而出現，蔚藍的海洋露出了退潮的岩端，在浪濤拍打洗滌下經過了數萬年。藉由海鳥的糞便等搬運而來的草木種子冒出新芽，進而經過數萬年，塑造了各個島嶼。不知從南或北朝向那些島嶼，帶著強烈目的、或是偶然漂流上岸的最早的人類，刻印了人類最早的足跡。對於那些人們來說，島上的所有植物與生物都是他們

15 譯注：胡枝子、葛花、瞿麥花、女蘿花、蘭草、桔梗以及狗尾草。

第一次接觸到的。一尾魚、一根食用草、一顆果實，它們尚未被命名，與人類之間不具有特別的關係。直到判斷他們食用無害，歷經祖神長時間的經驗積累，一顆果實有了名字，跟人類之間具有了特別的關係。色彩鮮艷的一尾熱帶魚作為與人類生存重量同質的存在而出現，人們因那隻魚帶有的毒性而喪生，或是藉此止飢存活，以整個存在為賭注進行對決。

我深深喜愛以下的場景：在陽炎升起的熱帶海洋上，巨大的夕陽沉降之後，蔚藍的天空與海洋披上光芒四射的赭紅薄紗，清澈的悲傷瀰漫四周。在不斷變化的色彩當中，從好幾個鐘頭以前，獨有一個人佇立著。那個人正凝視著尚未受到命名的火紅熟透樹木果實。可能是以不帶形容詞、僅有母音變化的語彙，帶著極度的緊張感跟樹木果實之間進行對話。不久後，那個人怯生生地摘取樹木果實，一邊確認著觸感，一邊晃動著語言的原形。飢渴催促下將其數次拿到嘴邊，從那香味觸感孕育新語彙之胎兒。然後，向著宿於萬般事物的神明獻上單純的母音之祈禱，終於將樹木的果實放到口中，以存在為賭注，做下決斷。那時，乾涸的舌頭與口腔感受到令人顫慄的甘甜，隨著芳香擴散、穿透全身。從那驚異與喜悅迸出感嘆的聲音。在歷經好幾個人、好幾世代人們的體驗與反思之後，獻給一顆果實的指示名稱就此誕生。

對於有毒的東西，應該也是透過同樣的經驗積累，賦予恐懼與規避的名稱吧！當我們這樣想像，語言在其發生過程中，再平凡無奇的指示名稱也都以人類的整個存在為賭注，透過感動與恐懼、喜愛

airiti

與規避的過程噴散而出，作為奉獻神明之物而胎動。當下，在淹沒我們的氾濫死語之急流當中，若要讓語言從根本甦生，我們必須往下沉降，跟隸屬、運作於人類技術之前的「東西」，進行以生存為賭注的對決。

如果我們得到語言的社會性功能之便利，卻喪失方言長久依據的文化與精神風土之秘境，活埋了在微觀語言胎內黑暗中發出耀眼光芒的語言生靈，那麼，沖繩的不幸將成為遠勝於政治表層的不幸之深層問題。